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四十三回 巧取供審清前案 趙鳳鳴款留聖僧

話說知縣正在公堂之上，審問趙氏，下面差役上來稟報：“將孝廉李文芳傳到。”知縣吩咐帶上來。原來李文芳正在家中料理家務，外面家人進來稟報說：“老爺，現在外面有昆山縣的差人來傳老爺過堂，是咱們二奶奶把你告下來了。”李文芳一聽，勃然大怒，說：“好一個趙海明，這廝反復無常。你既不要臉面，我還怕羞恥？”自己把趙氏屋中那身男子的衣裳帶著，用包袱包著，跟著差人來到縣衙。稟見知縣，口稱：“老父台在上，孝廉李文芳給老爺行禮。”老爺抬頭一看，見李文芳年有三十以外，頭戴粉綾緞色幅巾，迎面嵌片玉，繡帶雙飄，上面走金錢、鑲金邊、繡三藍花朵，身穿一件粉綾緞色袍，繡三藍富貴花，腰繫絲條，足上篆底官靴，面皮正白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五官清秀，透著精明強幹。老爺看罷，說：“李文芳，趙氏是你甚麼人？他把你喊冤告下來，你可知道？”李文芳說：“回老父台，晚生知道。”說：“皆趙氏犯七出之條，我兄弟已然故去，故此我寫了替弟休妻的字樣，趙海明寫了無事字，他情願把女兒領回，不必經官，免致兩家出醜。不想，趙氏又聽他父親趙海明申唆，來捏詞誣告。”老爺一聽，說：“趙氏犯七出之條，有何為憑據？”李文芳說：“老父臺，有憑據。若沒有憑據，晚生也不敢無事生非。他是守節的孀婦，晚間由他院中跑出赤身露體男子，裏面有男子的衣服，晚生業已帶來，請老父臺過目。”把包袱遞上去。知縣打開一看，裏面是男子頭巾、褲褂、鞋襪。

老爺一看，問：“趙氏，你屋中可見這包袱沒有？”趙氏說：“回老爺，不錯，這包袱是在小婦人屋裏來著。”老爺說：“你既是守節的孀婦，你那院中又沒有男子出入，何以有男子的衣服？你還來刁詞誣控，攪擾本縣！大概抄手問事，萬不肯應，拉下去給我掌嘴！”趙氏一聽，心中一動：“我要在昆山縣堂下挨了打，我有何面目見昆山縣的人？再者趙氏門中豈不玷辱？莫如我一死倒好，死後必有隱婆驗我，可以皂白得分，我落個清白之名。”想罷，自己往前跪臥半步，說：“大老爺，先不必動刑，小婦人有下情稟告。”老爺說：“你講！祇要說得有情有理，本縣並不責罰你。”趙氏說：“小婦人我苦守貞潔，我院中並無男子出入，老爺如不信，有跟同榻而睡的人。”老爺一聽，心中一動：“既有跟他同床共榻的人，這事也許別人做的，他不知情。”老爺說：“甚麼人跟你同床共榻？”趙氏說：“是我那孩兒末郎的奶娘李氏。”老爺吩咐傳李氏。手下差役人等下去，不多時把李氏傳到。

一上堂，李氏說：“好我二主母！把我告下來了，我正要去上堂前去鳴冤！”來到公堂跪倒說：“老爺在上，小婦人李氏給老爺磕頭。”老爺睜眼一看，見李氏有三旬以外年歲，長得姿容豐秀，身穿藍衫、青裙，足下窄小宮鞋，老爺說：“李氏，你二主母院中跑出一個赤身的男子，這男子衣服是哪裏來的？你必知情，從頭說了實話，與你無干！”李氏說：“回大老爺，小婦人我不知道，我昨天告假回家。”老爺一聽，在上面把驚堂木一拍，做官的人，講究聆音察理，見貌辨色，說：“李氏，你滿嘴胡說，你這就該打！你當奶娘，你說告假，難道說你走了，把孩子餓起來了不成？”李氏嚇得顏色更變，說：“老爺不必動怒，我這裏有一段隱情，回頭說。二奶奶，我可要說了。”趙氏說：“你說罷，祇要你照實話說。”李氏這纔說道：“老爺要問，小婦人也並不是久慣指著當奶娘為生，我就在西街住，離我家主人家不遠。是我家二主母僱了奶子散了，老不合適，我家就是一個婆母娘，丈夫貿易在外，我有個小女兒死了，我這也是一半行好。這一天，我二主母就問我：‘李氏，你不告假麼？’我說：‘不告，末郎公子養活的又嬌，帶到我家去，二主母不放心，不帶了去，公子豈不要受屈？’我家二主母因為這個，有兩天沒跟我說話。又過了些日子，我家二主母又叫我歇工，小婦人我是不敢違背了，我就告假，二主母還賞了我兩串錢，一包舊衣裳。晚間給公子吃了乳，我家去睡覺，我在家住了一夜。昨天我家二主母又叫我告假，我還說：‘今天是大老爺的生日，焉有我告假之理？’我家二奶奶說：‘你是我這院中的人，大老爺他也不能管。’故此我就走了，告了假，二主母還給了我三吊錢。這天晚上，就出了這個事，故此我不知。素日我家二主母實係好人，並無閑雜人進院裏去。”

老爺聽罷，說：“趙氏，你叫李氏告假，是所因何故？”趙氏說：“小婦人是紅顏薄命，李氏他丈夫貿易在外，新近回來，我想為我這孩兒叫他夫妻分離，不叫他回去麼？小婦人是修和無人見，存心有天知。老爺自己不明白，到後面問太太就明白了。”知縣一聽這話，其中定有別情，說：“趙氏，你這是刁詞胡說，大概不打你，你也不說實話。來了呀！給我拉下去掌嘴。”趙氏一想：“我要等他打了我再死，我總算給趙氏門中丟臉，莫如我急速一死。”想罷，說：“老爺，不便動怒，小婦人我還有下情。”知縣說：“講！”趙氏說：“我死之後，千萬老爺派隱婆相驗，以表我清白之名，但願老爺公侯萬代。我死後老爺如不驗，叫我皂白不分，老爺後輩兒女，必要遭我這樣報應。”說著話，自己拉出刀來就要在大堂自刎。知縣在上面也未攔！幸虧旁邊差人手急眼快，伸手把刀奪過去。知縣正在無可奈何，就聽外面一陣大亂，有人喊嚷：“冤枉！圖財害命，老爺冤枉！”老爺借這一亂，吩咐先把趙氏、李氏、李文芳、趙海明帶下去，先辦人命案要緊。差役人等將眾人帶下去，祇見外面有一個和尚，帶著一個人，兩眼發直，撲奔公堂而來。

書中交代：來者和尚非是別人，正是靈隱寺的濟公長老。原來濟公自帶著趙氏鳴冤之後，趙福、趙祿追上和尚。趙福說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別犯瘋病，咱們走罷。”和尚跟著往前走，來到南街趙鳳山的住宅門首，家人說：“師父，這裏站一站，我們進去回話。”不多時，由裏面二員外迎出來，趙鳳鳴出來一看，見濟公衣服襤褸不堪，心中暗想：“我打算請了甚麼高人來給治病，原來是一窮僧。”無奈拱手往裏讓。到書房落座，趙福、趙祿二人先把書信拿出來，二員外叫人獻上茶來。打開書信一看，是自己哥哥親筆手書，上寫：

夕陽入律，曙氣同春。伏唸賢弟德門景福，昌茂之時矣！前接華翰，知家務一切事宜，

仰賴賢弟料理，愚兄承情莫盡矣！茲者叩稟孀母太君，萬福金安！以是侄仰賴祖宗之福庇，蒙聖主恩德，簡任太守，不能日侍左右。前接二弟來函，

知孀母太君玉體違和，瞳眸被蒙。奉讀之下，感泣涕零，悲鳴之嘶，實傷五內。侄處請靈隱寺濟公禪師治病，精通

岐黃，手到病除，可急癒矣！侄遣家人趙福、趙祿捎至黃金數錠，重五十兩，供為甘旨之資。已是侄盡忠則不能盡孝矣！並候均安不一。

不孝侄男趙鳳山頓首拜

趙鳳鳴看罷信書，這纔重新給濟公行禮，說：“聖僧佛駕光臨，弟子有失遠迎，當面恕罪！我兄長給請聖僧前來給我老母治病，不知聖僧應用何藥？何等治法？”濟公說：“貧僧自有妙法。”

正說著話，聽外面有腳步音，濟公說：“外面甚麼人進來？”趙鳳鳴也問：“甚麼人進來？”祇見由外面進來一位大漢，頭挽牛心

髻，身穿舊褲褂，白襪青鞋，原來是種稻地的長工笨漢。和尚說：“你怎麼這麼沒根基，把我的鞋偷了去？你一走到，我就聽出來了。”那笨漢把眼睛一翻說：“和尚，你別訛人，我的鞋，你怎說是你的？”和尚說：“二員外你看，我由臨安來，穿這草鞋，這麼遠走的了麼？我是穿著那鞋來的，到了門口我換上草鞋，他就把我那鞋偷了去。”祇見這大漢方要給濟公爭辯，濟公說：“你說是你的鞋，有甚麼憑據？說對了就算是你的。”大漢說：“我鞋底上有十四個釘子。”濟公說：“我鞋上有十六個釘子。”大漢脫下來一數，果是十六個，急的要跟和尚打架。趙鳳鳴說：“我給你兩吊錢再買一雙吧，這雙鞋給聖僧留下。”大漢也不敢再爭，拿錢去了。趙鳳鳴說：“聖僧要這鞋何用？”濟公哈哈一笑，說：“要給老太太治病，非這雙鞋不可！”當時拿筆開了一個方子，趙鳳鳴一看，暗為點頭。

不知濟公寫的是何言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